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外国少年文学卷

主 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

儒勒·凡尔纳 著
(法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
V2
=2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外国少年文学卷

44B-6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(二)

[法] 儒勒·~~凡尔纳~~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/(法)凡尔纳(Verne, J.)著;李慕白译. - 北京: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 外国少年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格… II. ①凡… ②李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法国-近代
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98 号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十五、判帕

位于南纬 34 度与 40 度之间的阿根廷判帕区。“判帕”是阿罗加尼亚语，意为“草原”，是以“草原”命名的，确实名符其实。那里的木本含羞草类和东部的各种茂草，构成本地区的独特面目。这些植物的根，生在浅红色或黄色泥沙土壤上的一层浮土里。假如一个地质学家来考察一下这第三纪地层，收获必定十分丰富。

西部有无数的洪水前期的兽骨，印地安人说是现已绝种的大犹猯的骨骼；在那些多得如同沙尘一般的野草底下，蕴藏着这区域的整个原始时代的历史。

西判帕区的气候是极不稳定，忽而酷热，忽而严寒，不断地使寒暑表的水银柱上下跃动，而且很快。秋天，就是说在 4 月和 5 月，雨多而急；可是在 10 月前后，气候非常干燥，气温极高。

每天黎明，格里那凡一行在确定路线之后，天一亮就出发。地面被无数的大小灌木的根攀结着，非常稳实；没有沙丘了，也没有构成沙丘的那种细沙了，在空中也没有被风扬起的

沙尘了。马在“帕佳·不拉伐”的草丛中，大踏步前进。“帕佳·不拉伐”草是判帕区里特有的一种草，四处都是，印地安人行路碰到暴风雨就在这草下躲避。隔一个相当距离，还有一片潮湿的洼地，可是这种洼地越来越少了；洼地里生着柳树，还有一种植物叫作“阿根廷蒲苇”，专喜欢生在淡水的附近。马匹碰见这种地方就拚命喝上一通，这不仅是抓住机会求一时的痛快，也是为了沿途水少，以防未来的干渴。

塔卡夫在队伍前面开道，边走边打着丛莽，这丛莽中有一种最毒的蛇叫作“韶力拿”，牛被它咬了，不出1小时就会死去。塔卡夫打着丛莽就把这种蛇惊走了。那匹矫健的桃迦马也在荆棘梢头腾跃着，协助他的主人为后面的马匹开路。

在辽阔的草原上行走当然是容易的、迅速的。再没有比这片平原单调和乏味的；在周围100英里内也找不出一块石头、一颗石子。什么风景呀，物情变化呀，自然界奇观呀，你连影儿也别想看到！而且丝毫不改地单调得如此长远。也只有像巴加内尔那样会无中生有、遇事都感到兴奋的学者才能对这条路上的一草一木产生兴趣。他为什么会产生兴趣呢？他自己也说不出。最多不过是遇见一个小树丛！或许只是遇见一根草！这就足以令他打开话匣子，引起他滔滔不绝地讲给罗伯尔听了，而罗伯尔也就爱听他那一套。

10月29日，午后，将近2点钟的时候，在旅客面前展开的平原仍旧是那么的单调，马蹄踏过了很长的一片牲畜的遗

迹。那是无数头牛的骨骼在那堆积着，白生生的。这些遗骸并不是排成弯弯曲曲的一条线，表示牲畜由于精疲力竭而沿途倒毙。因此谁也猜不出，连巴加内尔想来想去也猜不出，为什么这许多骨头会聚在一个十分狭窄的空间。所以，他又请教塔卡夫，塔卡很轻松地就给他解答了。

那学者喊了一声“不可能吧！”，那巴塔戈尼亚人却点头表示是事实，这把旅伴们弄得更加莫名其妙了。

他们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天火烧死的。”地理学家回答。

“怎么雷火会造成如此大的一个灾难！500头的一个大牛群都会一齐倒到地上！”奥斯丁吃惊地问。

“塔卡夫这么说，塔卡夫是不会错的。况且我也相信他的话，因为判帕区的风暴是以狂烈著名的。但愿我们不要有这么一天经受这种考验！”

威尔逊说：“天气热得很。”

“是的，”巴加内尔回答“温度表在阴处就有30度。”

“这并不使我吃惊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我感到热气向我身上直钻。希望不要再这么热下去了。”

巴加内尔叫起来，“唉！不要期望天气转变吧！你看天边上连雾影子也没有。”

格里那凡又说：“活该倒楣！我们的马已经热得受不了啦。你不太热吗，我的孩子？”他又转向罗伯尔，问他。

“不，爵士。”那小人儿回答，“我喜欢热，热点好。”

“尤其是冬天热点好，”少校很正确地纠正一句，说时朝空中喷出一口雪茄烟。

夜晚，他们歇在一个废弃的“栏舍”旁边，“栏舍”是树枝编成的，四壁涂着泥，顶上盖着茅草；这个草棚子和一个烂桩围成的院子相连，这种院子足以保护马匹过夜，叫它们不受狐狸攻击；马本来不怕狐狸，可是那些狡猾的野兽专咬马笼头，笼头一断，马就逃了。

“麻茶”是南美通行的饮料，是印地安人的茶。那是一种焙干的叶子，泡着水，用麦梗子吸着，和美洲人喝其他饮料一样。因为巴加内尔的要求，塔卡夫煮了几杯“麻茶”，佐着日常的干粮，边吃边喝，很调和，大家都说茶味好。

10月30日，这一天非常热。太阳在热雾中升起来，把它的最热的光线倾泻到大地上。苦的是平原上毫无庇荫的地方。但是，大家仍然鼓起勇气朝东进发。他们有好几次遇到了庞大的牧群，牛羊在盛暑之下懒洋洋地躺着，连吃草的力气都没有。牧人根本不见影儿。只有那些渴时惯喝羊奶的狗在看守着那些大群的牝牛和牯牛。好在这些牛都很驯服，不像欧洲的牛见了红色就骇怕。

巴加内尔逗趣地说：“它们不怕红色，肯定因为吃是共和国里的草啊！”这话或许太法国式了一点，但是他自己却很得意。

大家的眼睛看厌了单调的东西，因此一有变化就注意到了。傍午，草原上的景物起了一些变化，禾本草类越来越少，牛蒡子越来越多，还有九英尺高的大棵白术，全世界的驴子都想不到这种美味。很多矮小的“沙纳尔”树和其他暗绿包的多刺的小树稀稀落落地生长着，这全是干燥土壤上易生的植物。直到这时以前，平原上的粘土还保存着相当的温度，滋润着牧草，因此牧草都长得茂盛丰厚，如同地毯一般；现在这地毯似乎是用旧了，不少地方大块的毛都落掉了，显出麻线底子，暴露出贫瘠的土壤。

这全是地面越来越干燥的征候，前途的艰苦已摆在眼前。塔卡夫已经在提起大家注意了。

奥斯丁说，“总是看草，总是看草，看得我头昏脑胀了，这种变化令我欣慰。”

“是这样，可是，总是看见草，也就总是有水喝呀。”少校回答。

“啊！水倒不愁，”威尔逊说，“我们在路上总能够遇见条把小河。”

假如巴加内尔听见了他这个回答，必定会告诉他，在科罗拉多河与阿根廷行省里那些山脉之间，河流是稀少的；然而那时巴加内尔正在同格里那凡说话，格里那凡让他注意一个奇异的现象，他正在进行解释。

原来，他们发现了空气中充满一股烟味，可天边却看不见

一点火,也没有一丝烟表示远处有失火的地方。所以,对这充满烟味的现象找不出一个自然因果律来。不久烧草的气味变得更浓厚了,除了巴加内尔和塔卡夫之外,没有一个不吃惊。那地理学家对任何问题的解答都不感到困难,现在他对他的旅伴们作出如下的解释:

“我们应该知道,‘无火不生烟’,这谚语在欧洲是真理,在美洲还是真现。所以,必定有个地方有火。不过,这判帕区太平坦了,气流畅通无阻,经常在近乎 75 英里之外烧草,我们都闻得到气味。”

“75 英里之外?”少校用不很信服的语气问。

“可不是 75 英里之外吗?”巴加内尔肯定地说,“不过,我要补充一句:这些火是大规模地延烧,经常烧到一个极大的范围。”

“谁在草原上放火呢?”罗伯尔问。

“有时是雷火;有时假如草晒枯了,印地安人也放火。”

“放火的目的呢?”

“他们认为——这种‘认为’到底有多少依据,我可不知道——他们认为判帕区上烧了一次火,禾本草就长得茂盛些。当真如此的话,这应该就是用草灰肥田的办法。不过,在我看来,我们宁可相信火烧草原的目的是灭虫,有一种寄生虫叫作兽虱,对牲畜十分有害。一把火就把千千万万的兽虱烧死了。”

“可是这种放肆的做法，”少校问，“不会把草原上放牧的一些牛羊群也送掉命吗？”

“是呀，有时也烧死一些；可是牛羊群太多了，烧死一点，算什么？”

“我倒不是为牛羊群担心，”麦克那布斯又说。“我管不到这些；我是为穿过判帕区的旅客们发愁。遇到烟火突然降临，就不会把他们包围起来吗？”

“你怎么怕起这件事来呢！”巴加内尔喊起来，显得对这种遭遇很满不在乎的样子，“这种事件有时也会发生，就我来说，看看这么一个景观，我倒不讨厌。”

“这就是我们的学者，”格里那凡跟上去说，“他研究学术要一直研究到活活烧死为止。”

“天知道，我亲爱的格里那凡啊，我不那么傻。我读过库柏的游记，‘皮袜子’曾告诉我们：野火来了，把周围的草拔掉，拨出一块直径几托瓦兹的空地来就成。这方法再简单不过了。因此我不怕大火烧来，我倒情愿能遭到一场大火。”

巴加内尔希望发生的事没有实现；假如他现在已经是烧到半焦，那只是由于太阳的强光倾出了热不可耐的烈焰。在这种热带一般的气候下，马也喘个不住。荫凉的地方是想不到的，除非偶然飞来一片浮云把那火球遮住；这时，就有一片阴影在平地上流动着，于是乎骑马的人赶快催着马，追着被西风吹送在他们前面的云影。可是，不久，马落后了，又是赤裸

的太阳在那烧得发焦的草原上洒着火雨。

我们还记得，威尔逊曾说过不用担心没有水，他那时就没有想到这一天大家全会这么渴得慌；他又说路上总会遇见条把小河，他也是说得太乐观了。实际上，不仅沿途地面平坦，不容许任何水流能找到可以蓄水的河床，就连印地安人挖出的池塘也全干涸了。巴加内尔看那干燥的情况一程甚似一程，便几度提起塔卡夫注意，并问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水。

“要到盐湖。”那印地安人回答。

“什么时候可以到呢？”

“明天晚上。”

“通常，阿根廷人在草原区里旅行，都是临时掘井，掘下几托瓦兹深就有水。然面我们的旅客们没有掘井工具，就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就所带的一点水来定量分配；尽管大家不至于全渴得要命，却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喝够。

晚上，大家一口气走了 30 英里，歇下来了。每人都想好好地睡一夜，以恢复一天的疲劳，哪料想偏偏有乌云似的蚊群来扰乱他们。蚊群的来临预示着风向的转变，果然，风掉了 90 度的方向了：由西风转了北风。通常，起南风或西南风时，那些可恶的飞虫是不来的。

少校尽管碰到生活上的各种小苦恼，还能始终保持镇静，可巴加内尔却相反，对命运的作弄不耐烦起来了。他恨透了那些鬼蚊子，恨没有酸性水来擦治他身上的无数的叮伤。虽

然少校尽力宽慰他，说博物学家统计世界上有 30 万种昆虫，他们现在只受到一两种昆虫的袭击，还算是幸事，可是巴加内尔早晨爬起来仍然是满腹不高兴。

然而，他还是见天亮就走，不用人家催促，因为当天要赶到盐湖呀。马是极为疲乏了；它们渴得要死，尽管骑马人努力省水给它们喝，它们的配给量仍然是太有限。这天，干燥得更厉害，判帕区的北风和非洲大沙漠里的那种著名的热风相似，它挟着灰尘刮了起来，一样叫人受不住。

这天，旅途的单调气氛曾一度被打破：穆拉地在前面走着，忽然勒转马头，说是有一批印地安人走来。各人对这事看法都不同：格里那凡想到这些土人可能提供有关不列颠尼亚号失事船员的信息；塔卡夫颇不乐意在平原上碰上游牧的印地安人，他认为他们是盗匪，只想躲开他们。在他的命令下，那个小旅行队集中起来了，武器都准备着。任何事都是有备无患啊！

不久，大家都看见那队印地安人了。不过是 10 来个人组成的一小队，这叫那巴塔戈尼亚人放了心。那些印地安人走到相距百步的地方，而孔很容易看得清楚。他们都是土著，是 1833 年罗萨斯将军扫荡过的那个地区的种族。高额头向前突起，不是向后塌去；身材高大；橄榄色皮肤；这一切使他们成为印地安人中的健美的典型。他们披着原驼皮或臭鼬皮，除了一支两丈长的长枪之外，还带有刀、弹弓、“跑拉”和“拉索”。

从他们操纵坐骑的技巧来看，他们全是些好骑手。

他们在相距百步的地方停住了，你喊我叫他，指手画脚地，似乎在互相商量。格里那凡走向他们，可是还没有走到四米远，那队土人就掉转马头，一溜烟地不见了，快得叫人不敢相信。旅客们的疲乏了的马绝对赶不上他们。

“蠢种！”巴加内尔骂。

“他们逃得太快，不是好人。”麦克那布斯说。

“这些印地安人是什么人？”巴加内尔问塔卡夫。

“是些高卓人。”

“高卓人！”巴加内尔转向他的旅伴们说，“原来是些高卓人！我们刚才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呀！没有什么可怕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少校问。

“因为高卓人都是些善良的庄稼人。”

“你是这么想吗，巴加内尔？”

“自然啦。这几个高卓人把我们当作强盗，因此都跑了。”

“我倒认为他们是不敢袭击我们，”格里那凡回答，他原想不管是什么人也要和他们谈谈话，现在他们逃了，非常懊恼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少校说，“因为，假如我看得不错的话，高卓人不仅不善良，相反地，他们全是些不折不扣的可怕的匪徒。”

“这话从何说起！”巴加内尔叫起来。

于是他开始大谈这一种族学上的问题，而且谈得那么热

烈，竟能打动了少校的情绪，引发了他破例的一个反驳。

“我想你说得不对，巴加内尔。”

“不对？”那学者否认。

“是呀，塔卡夫本人就把这些印地安人当成强盗，塔卡夫是有根据的。”

“塔卡夫这次是弄错了，”巴加内尔反驳，多少带一些气恼。“高卓人全是些农夫、牧人，其他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曾写过一本关于判帕区土人的小册子，非常受人家欢迎。”

“那么，你错了，巴加内尔先生。”

“麦克那布斯先生，我错了？”

“就算是粗心的错吧，”少校坚持说，“你的书再版时要改正一下。”

巴加内尔听见人家批评乃至嘲笑他的地理知识，就格外恼怒，于是脾气上来，压制不住了。

“你要明白，先生，我的书不需要这种改正！”

“还是需要的！至少，这次是需要的。”麦克那布斯反驳说，他也固执起来了。

“先生，我看你今天专喜欢挖苦人。”巴加内尔说。

“我也觉得你今天火气特别大！”少校和他针锋相对。

我们能够看出，讨论发展到意料之外的程度了，可问题本身是不值得这样的。格里那凡觉得应当出面干涉了。

“说老实话，”他说。“你们一方面也是有些故意挖苦，另

一方面也的确有些火气，双方都叫我吃惊。”

那巴塔戈尼亚人听不懂吵的什么事，却一看就明白那两个朋友在争吵。他开始微笑了，平静地说：

“是北风不好。”

“北风不好！巴加内尔叫起来，“北风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呀！”

“呃！正是北风不好呀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北风正是使你动火的原因！我听说在南美洲北风格外刺激神经系统。”

“圣·巴特利克知道，爱德华，你说得真对！”少校说着，一阵哈哈大笑。

可是巴加内尔真的动火了，仍不肯罢休，他认为格里那凡的干涉有点太开玩笑，就找上格里那凡。

“啊！你这话是从哪里来的，爵士，”他说，“我的神经受了刺激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巴加内尔，是北风刺激了的呀，这种风叫人在判帕区里犯了多少罪，正如同山外风在罗马的乡间一样！”

“犯罪！”那学者又说，“我像能犯罪的人吗？”

“我并不是说你犯罪呀。”

“你直截了当地说我要暗杀你好了！”

“呃！”格里那凡回答，忍不住地笑起来，“我真怕你暗杀我呀！幸亏北风只吹了一天！”

大家听见这话全和格里那凡一起哈哈地笑起来了。

于是巴加内尔两脚一夹，刺着马，跑到前面一个人消化他的脾气去了。一刻钟后，他把这一切也都丢到了九霄云外。

就是这样，那学者的好性格波动了一会儿；可是，格里那凡说得好，他这一度表现的小弱点完全出于外在的原因。到了晚上8点钟，塔卡夫赶在前边一点，首先指出那些通向大家渴望着的盐湖的许多干沟。又走了一刻钟，全队人马跨下了盐湖堤。但是失望在那里等候着他们：湖水完全干涸了！

当塔卡夫预告盐湖有水可喝的时候，他指的是那众多入湖的淡水河流。谁知这时那些河流都干涸得和湖的本身一样：燥热的太阳把所有的水都喝尽了。因此，那渴了的旅行队到达盐湖湖岸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不吃惊万分。

一连串的湖沼从文塔拿和瓜米尼两条山脉延伸到这里，以盐湖为终点。平常，许多远征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，到这里来取盐，由于湖水里含有大量的氯化钠，可是现在水被炽热的气候蒸发完了，含的盐分全凝结在湖底。湖变成了一面巨大的反光镜子。

必须马上作出一个决定。皮桶里存的一点水已经有点坏了，不能喝了。大家开始渴得难熬。饥饿与疲惫都在这紧迫需要的面前消失了。他们找到一个土人遗弃的皮帐幕，支在一个土坎里，那些精疲力竭的旅客们就在里面住下来，他们的马就躺在湖的泥岸上，带着嫌恶的心情嚼着咸草和枯芦苇。

大家在“鲁卡”里安定下来以后，巴加内尔就问塔卡夫有

什么意见，大家应当做些什么。

两人开始对话，谈得很快，格里那凡从旁也听懂了几个字。塔卡夫始终镇定地说着，巴加内尔却指手画脚地抵得两个人在说话。话说了几分钟，塔卡夫就抱着膀子。

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格里那凡问，“我似乎听见他劝我们分开。”

“是的，分成两队。”巴加内尔回答，“我们中间，谁的马又疲又渴，走不动了，就沿 37 度线这条路缓慢往前挪。马还能走的就赶到前头去，侦察那条瓜米尼河，这河是流入圣路加湖的，距这里 31 英里。假如河水够多，他们就在河岸上等候后来的人。假如水没有了，他们就赶回来迎后面的人，叫他们不要再走冤枉路了。”

“如果没有水又如何办呢？”奥斯丁问。

“水没有就只能往南下去 75 英里，直到文塔拿山脉最初的几条支脉，那里河流很多。”

“这意见很好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我们就这么做，事不宜迟。我的马还渴得不太厉害，我陪塔卡夫赶上前头去。”

“啊！爵士，也带我去。”罗伯尔说，就仿佛是要去玩一趟一样。

“可是我的孩子，你怎么能够赶得上我们呢？”

“赶得上！我有匹好马，它总是要向前赶。您肯带我吗，爵士？……我求您带我去。”